

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十二

元 胡祗遹 撰

書

上執政書

竊嘗誦孟子之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又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見以凛凛英氣殆似諸侯不得友而天子不得臣者也及觀三宿出晝對門

人之辭曰吾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然後見聖賢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未嘗妄自尊大而傲軒冕亦未嘗違道屑就枉尺直尋而改前之為也故孔子謂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許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聖人之心以謂用舍在君行藏在我何喜愠之有一有喜愠加於其間是以貴賤貧富得失為懐而不以道自任也不然則是恃

才狹德喜其知已而愠其見棄也二者有一焉皆不合於聖人者也且喜愠交攻未有不變其所守者也閣下居台鼎六年於茲近以謗議而在旅進旅退之間不能不罷罷罷未踰月拔萃而復用閣下處用舍之間夷然泰然而毫忽喜怒不形於容色既用而忠貞之氣愈倍於向來可謂得聖人之道知為臣之分矣竊惟大臣之道有六曰氣曰量曰識曰才曰節曰學剛大以直充塞乎天地洞貫乎金石勢不可沮威不可挫夷險一致視死

如生者氣也見善不喜見惡不怒不萬全不動不中的不發汪洋萬頃澄不能清而撓不能濁者量也萬事之來見微而知著察其幾而銷患於未萌者識也百冗紛至萬鈞壓手雍雍容容不動聲氣泛應曲當者才也淡然無欲儼然不動致身守道死而無二者節也天資雖美不自滿假飫以古今臨大事決大疑衆議紛紜而莫知所為我乃援引經史發舉凡例以析姦諛以定浮議者學也叔世大臣於是六者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

知能及之而仁之不能守者十常八九朝廷清明聖顔悅豫一都一俞進退可觀一旦小變卒起天威稍嚴論難之間一有沮挫則神色喪失手板倒持魂魄動蕩而便溺俱下是謂之有氣乎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毫髮有過切齒以疾之纖芥之美極口以稱之責人惟恐不切出言惟恐不先毛舉細事否則偷生苟安以默默為覺猶猶小明是足謂之量乎昧於遠大而察於近細與小利而不圖大患高自標置拒絕蒙蔽闇闇沾沾小智自

私是足謂之識乎捜胥吏簿書之過務米鹽細務之勤
王體失而不知謀國論差而弗知斷處常而好生事遇
變而莫知所裁是足謂之才乎靡靡焉多欲容容焉自
汚煦煦焉取下於人以為和斲方就圓不立崖岸以為
無過惟利是趨洪然亡恥是足謂之節乎詠綺麗之詩
誦浮靡之文務口談而驚四筵揮手筆以駭流俗以經
濟王道為迂闊以聖經心學為朴魯臨事決疑俛首而
問胥吏是足謂之學乎閣下則異於是不茹柔不吐剛

篤於自信威不能屈恥於無斷勇於有為閤下之氣也尊賢容衆不責備於一人不録人之過而録人之功不見人之短而見人之長分謗斂過推功讓能閤下之量也事務當前是非成敗若辨黑白君子小人之情偽似是而非之欺蔽舉莫能逃閤下之識也拙於小工於大事有疑難衆莫敢負委曲周至剖决如流閤下之才也不營田宅不問有無視貨財如糞壤處富貴如儻來門無私謁凛然有守閤下之節也沉浸乎六經優柔乎語

孟不讀非聖書不作無用語期吾君於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為君慕皋夔稷契伊尹傅説周召之為臣閣下之學也大臣之六事賢者得其二三閣下獨擅而兼全之是亦無瑕之可指無謀之可進尚何言哉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人之常情施之於平夷坦途無少沮礙始勤終怠尚且若是竊見今之大臣如閣下之氣量才識者間亦有之自再起再廢以來畏懦痿懾吶吶然言不能出諸口惴惴焉跼天蹐地不自容身富貴一念

實未忘情而向之沉雄英偉以經濟自負之氣已沮喪
而無餘矣是蓋見之不明養之不厚執之不弘信之不
篤守之不固行之不熟向之依據憑藉潤身修德成已
以成物者一旦因事少梗如棄外物盡非我有良可惜
哉噫求治之君不世出如聖天子可謂求治之君矣柱
石之臣不易得如閣下之才之美可謂柱石之臣矣姦
邪憸利小人何世無之如驩兜共工之徒在唐虞之廷
不能無有然而未聞皐夔禹稷以小人間厠而改前之

為也願閣下以禹稷臯夔自處挺然不移其操日月有明靁噎惡可蔽閣下今日之起天鑒昭然邪正之辨不言而喻前日功業燦然具在後圖綿綿福不可量誠能不為風俗所變而恥效全身遠害廢退怯懦者之所為期吾君於唐虞而以道自任則天下幸甚

上張左丞書

某頓首再拜致書於左丞相公閣下某學陋材凡誤蒙收置門下每退食竊自惟慮一介寒士見知於大臣又

且不以茸闒散閒見授而使從陪時彥參與幕議愛之不爲不厚責之不爲不專而欲旅進旅退默默循循保祿尸位不務報効能無自愧於心乎雖然在閤下之含弘光大觸物知來而又輔以經事之老成識時務之俊傑處決謀謨廢者舉缺者補害者削利者行官無廢職政無廢事議無遺慮在不肖者又何言焉然食芹炙背之愚誠終不能以自止適遇閤下賀平西而覲天光凡郡縣細務畧而不論謹舉其二三有係於國家之大政

者唐突高明封建之制出於勢之不能已前賢論之備矣以今觀之其勢蓋有似非而實同者明天子光嗣先業固出於承太祖之嫡傳聖德神功天眷人歸然而扶持賛襄謀謨定册諸王之力不為少矣踐阼未幾而閱墻之釁生上頼太祖廟祏之靈行不義者當斃固不足以為社稷之憂而皇輿親兵西邉被擾亦可謂干正氣而傷至和矣曾未數月執俘獻馘校甲拜叩朝廷無西顧之憂四海愜至寧之望大駕東還坐享宴安者是亦

諸王股肱之所助也聖上天資友愛又况竭忠效順建功立事如是之大豈無欲貴欲富之心哉是必有以處之也使聖上居親親報功之恩臣下佩感仁戴德之慶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此實社稷宗廟之福也閤下當建白之太子者天下之本也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向背之屬望立之不可不早教之不可不慎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草創之際而典制未立是以因循不暇及太宗而下率皆出於宗室之推戴强近貴戚之公議與奪廢興

了無顧命之一辭不惟有愧於古其於宗祏之所負托
聖子神孫之所依歸天下億兆之所披庇實亦未盡乎
善者也推讓之美聖人豈不欲哉惟懼其與奪之不能
盡公行之不能永久其弊也必至於忿爭而力助是故
以嫡不以庶以長不以有功定大本而塞亂源也當准
先哲之遺則酌祖宗之謀訓立以嫡長教之以義方立
賢師傅以格其非心廣擇郡國諸侯之賢子弟而與之
游使庶務洞究聲譽日隆神器有托而杜絶覬覦為大

臣舍此而不言孰有大於此者閣下亮之兵者凶器也
聖人以之平暴亂削強梗不獲已而後用也國朝開創
數十年於兹矣中夏既定而土宇日廣遐方異域罔有
不庭獨東南海隅擒縱在我然而寢兵之議愈不見涯
涘天子仁聖内難已平信使如宋者行當北還宋既平
則江淮之間可擇良將如羊叔子者分兵以戍之京畿
之内森立諸衛實以北軍居重以馭輕中原郡縣散設
諸府布以漢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發號使令一如唐

制單符呼名如手足之捍頭目莫不畢至如是則無尾大之憂享金城之固國家殷富而兵甲日强則三代漢唐之盛可比隆矣惟闔下建白之君之養兵如人之養身身久勞則欲佚久勞而不得佚則倦且墮困且疲矣惟民亦然是故古之英君哲王開國承家暴亂既平首下明詔必以偃兵息民為先務是以民樂其生既庶而富皡皡熙熙而無憔悴愁嘆之音國用饒足而基祚永固蓋知所以養之也國朝撫定諸夏歷數十年而户口

不加多田野不加闢秕賦不加廣倉庫不加殷阜者何也其於養民之政蓋闕如也誠哉孟子之言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此之謂也聖上昔居青邸養民之心見諸行事即阼之日首布恩詔四海傾聽賀太平擊壤謳歌思有恒產方今內釁既平在耳之言可舉而行使久勞之民少獲蘇息凡包銀繭絲秕粟榷課減而從輕奔竄流亡能自復業者悉蠲賦役如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成康之

治可立而待也惟閤下輔導之竊惟綱在綱則不紊輻輳於轂則行遠而負重人君者天下之綱轂也土地人民雖當與宗室元勲共之而發號施令不可使之紊亂而分裂也唐韓愈有言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佛老雜之也以今觀之又豈止於六而已惟親王貴戚崇勲大宰所有之民奉承祖宗之成法與而勿奪外凡佛老醫儒鷹房打捕百工技藝繁名雜目皆可散入民編各歸於守土之有司一而不雜靜而不擾權利歸

於上而無科徵横斂擅賞濫罰之禍天下幸甚惟閤下
當舉之人君之用人如梓人之用木馬視其巨細高下
而位置之當大而小當高而下不惟不勝其任而上棟
下宇之工若之何而成耶人受於天賢不肖之不齊百
官庶政責成之各殊可不精選而審處之乎知人則哲
堯舜以為難至於命九官處十二牧辨邪量能詳悉明
審故古今稱至治用人之效者惟唐虞為盛漢之宣帝
亦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亦知用人之不

可易人才之不易得也國朝取人之制勲舊之外莫之能進授事責效倒置逆施大政大法廢而不舉所急者右武豐財而已耳聖上知此之弊徵賢選能恩禮偕至知者竭其謀勇者効其力隱者進屈者伸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老師宿儒談經論道臺省之内賢相碩臣調燮佐輔得賢之美可謂盛矣然而養賢之方選舉之法尚未備舉是猶清其流而不濬其源養其末而不植其本得其一而遺其二也閤下當言之自古革天

受命甫定暴亂必首定官制官制定則百務具舉若夫增損繁簡雖有不同未有不相因革而甚相逺者大抵建官設職隨時措之宜古人事簡故官亦簡後人事煩故官亦煩官得其制職獲其人則事舉而治官失其制職非其人則事廢而亂不易之理也國朝奄奠四海武功神畧跨視千古疆理土宇窮極四表然而有民人而不知所以教養之有土田而不知所以耕樹之有貨財而不知所以豐殖之綱紀制度萬不一舉禮樂刑政一

無定制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者官制未定故也方今庶官之先者當内立省部以總其樞機外立司農司以厚其食貨次立轉都運輸粟帛於京師以强其根本至於百司庶府郡縣守令一選舉之法立而後定百官以治萬機具舉責成刻效各有所司君逸於上而臣勞於下小大職司咸得其人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閤下其裁之

上李尚書書

竊惟為政之要莫先乎得人一縣得人則一縣治一郡得人則一郡安廟堂得人則萬方無虞宸扆穆治故曰得賢則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不用賢則亡漢宣帝亦曰與我共治者其為良二千石乎是以古者有教養之方有儲蓄之地有舉選升陟之漸有歷試考校之制有廢黜降罰之責其用人也德為上錄德定位賢者在位才次之量能授官能者在職言為下不以言舉人自飾偽要爵之風成而上不信下鄉論之法廢鄉論之法

既廢則升于司徒升于學升諸司馬告于上論定而官任官而爵位定而禄之法又從而併廢取賢之道漸不復古致治之效亦莫如古為士者不修實德舍己從時希世取寵秦尚功利兼併而商鞅李斯之徒出戰國尚富強侵奪而蘇張之輩興兩漢雖舉孝廉特示虚條而授官得職者實出于科舉由漢而下至於今一律也我朝開創固出祖考之神威武略名王臣族之夾輔匡毗亦謂一郡一路之施有不能不自於士人之雄猛桀黠

者故受封襲爵一方之政治悉以委焉傳至子孫鮮克由禮以自取敗是以轉選之論興取人之議舉以今日論之三代之法必不可復至於漢唐以降取人之法如文選如武選如任子如府史雜流亦十未一舉世官旣不可行取人之法未立是以有素無行檢恃利口而得官者素無才望納賄行賂而得官者不經歷試以虛聲浮舉而得官者似有實無耄不知恥厚貌深情而得官者致使緘默謹約者為無能貧窶寡交者為退縮無用

逃名務實者為無聞壯年豪邁思深慮遠直言讜論切中時病者為狂妄誹謗當此之際而處選舉銓衡之任不亦艱哉雖然聖上求治之心切得人之念深否泰循環無往不復執事以鄖府勲舊榮冠六卿羣才百職賢陟汚黜皆主於吏部立法於久廢復興之效朝廷之得賢仰成於執事懷一藝needed一命者望望於執事執事得不為之盡心乎選法之當行而宜陳於上者當酌時措之宜與衆論辨而力言之於上人材之優劣平心閱實

無妄舉無濫黜使四海服其心質之於廟堂而不愧辨之於上前而不懼無已出之恩無私謗之怨百寮之望於執事者如此立法之繁簡非下走之當言至於時政之弊者敢妄論其一二竊謂取人務太廣而用人務太精取之廣則國無乏才用之精則職無廢事前代取人文選一也而有數路武選一也而有數路任不一也而入仕之路亦各不同下至於府史雜流又不可以枚數而今皆無之奚啻不廣而已前代銓調雖循資歷級不

相逾越至於注授之際則察其所長而調其幹局廉能者使理財穀理户口鑒裁清明無私阿無忌刻者理吏選詳審忠恕者司刑籌策宏遠者主兵優於文詞短於應變者處翰林司馬文學禮官博士之任剖決如流事無壅滯者處繁劇剛正疾惡見利不趨見禍不畏知無不言者處臺諫德有餘而才不足可以厚薄俗敦風化者處師表之任博古今美丰儀應對進退動必中節者使乎遐方異域選百司庶府俊乂在官名入吏籍功過

不相掩掌者如持鑑照如握權衡妍醜重輕毫髮不少貸故得美官者不以為恩左遷遐陋者不以為怨今則不然投方枘於圓鑿以侏儒為梁棟逆施倒置奚啻於不精而已廢事敗職略不見罰不惟二者與古相反借使官刑從寬舉無廢黜三歲之間壯者老老者病病者死卒然虛一職闕一人求稱其任者無之用非其人則曠官然則古人儲材之意亦非迂闊過慮無為而為之今夫一士大夫之家命一僮令一僕付一事尚度其才

而使授天官者當如何哉惟執事亮之某頓首再拜尚書執事

又上宰相書

士之不幸生於天造草昧虵龍溷淆凶亂不可以不除神器不可以不定若身體勞智慮犯矢石冒鋒刃脫萬死而一生茲可謂不幸矣然而才有所為智有所用道有所行上結君心下慰民望事定功成創制立法措大亂於大寧高封厚禄子子孫孫與國同福享世世無窮

之安樂然則非不幸也士之甚不幸生於綱淪法斁文敝武弱社稷將危四荒多壘然而吐辭發論攄畧興謀回狂瀾砼砥柱振起板蕩而弘濟於艱難為人主者不能不我聽為士卒者不能不我投使宗廟再安播遷復還中興之功並天地之高厚爭日月之光容國家崇德報功名藏太室貌儼圖畫配享廟廷慶流後裔然則又非不幸也士之至幸生於太平守成之世法度既備禮樂既張四方無虞萬務具舉無可指之瑕無可議之闕

天子穆穆深居九重大臣皇皇垂紳正笏都俞於廟堂之上委委蛇蛇安車駟馬退食於家萬民含哺鼓腹無犬吠之驚於斯時也雖有夔皋禹稷之才太公孫吳之智亦無所施矣雖有深識遠慮見將來之弊察未然之禍如賈誼論七國之亂於文帝治安之初將見言才出口舉朝見疾不謂之愚必謂之狂擠排擯斥憂憤而死矣不然則安時處順循資歷級累以歲月老於州郡無可高之功無可書之事高於此者千載一合見知於君

亦不過得太平宰相而已何則時使然也然則大幸中復有不幸者存焉我國家受命奠位已六十年聖明相繼襲方五葉於今歲書有年民無災殄不兵而叛者格不怒而遠人來士兵精强府庫盈溢亦可謂極治太平千載盛時矣然而聖天子穆然深思兢兢業業不自滿假不有其治虞四聰之不達四目之不明廣諫諍開言路不以人廢言不以寵納侮勵精為政劘礪羣下大禹朽索之戒易經苞桑之論未嘗一日去懷也士生於此

時無躬擐甲胄之勞無憂虞顛覆左支右撐之苦坐蒙太平安堵之福而得馳驥足於萬里無窮之坦途一語中理一事合道即獲覲天光而霑雨露可謂至幸而又不甚幸者也茲而不言有負於天德矣閣下以耆德高年全材宿望一舉而冠六卿再舉而趍台鼎禮絶臣鄰聖恩之眷注不為不厚閣下之大拜不為不宜然而一人之側庶百僚之刮目萬方之傾耳亦不為不深矣閣下生平之志不在温飽立功立業了自妙齡今年登上壽

奮然一起雖馬走牛童亦知閣下之心不寵名位不厚利禄不為妻妾子孫閭里親故而起也凡所以致君澤民興滯補敝之術伏計閣下思之審念之深慮之熟矣但俟時發爾凡欲區區進言閣下者不愚則惑矣雖然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幸閣下不以智自處不以愚拒人取諸人以為善則一二管見輙肆于冐聖人嗣位六年於兹向之圖任舊人一日皆罷去朝廷之上如沸羹如棼絲君子小人莫之能辨原其大

臣見逐之罪若無大過大惡究其所以致群小之攻擊主上之見疑者是亦必有罪焉古之大臣難進而易退度其人君用已之心不若魚之得水諫必聽計必從道必行位不屑就不屑就者非恃才挾德索價沽名以傲軒冕孰如道之不行尸位苟禄誅貶斥逐之禍必不能免取誚當時貽譏後代其意盖如此也今之大臣焢鬻誇誕逢迎苟合以取位得之不以其道處已又失其宜不以廉節自處增禄自厚不能犯顔切諫嘿嘿自保不

能秉心公清專用私門不能容姦邪不能遏姦邪退一
而用十不能振立紀綱畏首畏尾引養小人以啓覬覦
告訐之風不審大利害切切細務則有是數惡孰甚焉
天威震怒如斥犬豕非不幸也其失之又大者不能爲
國朝立一代經制遵祖宗之訓酌往古之政增損因革
定自聖裁以成一書大綱細紀罔不畢備而後請名於
上題曰某年律義某年律令會同諸王貴族議可通行
內藏之於金匱外授之於羣有司百執事仍戒之諭之

曰自茲以降順是令者有賜有賞廢是令者有罰有誅自我一人亦務必行如是則上以光榮祖宗成守文之業下以垂訓子孫為一定之規中以致吾君垂拱無為享太平萬歲之福不務出此而區區簿書期會米鹽細務半歲一變法旬月一改令徒善不能行徒法不能立號令四出反汗食言使君不能以道揆天下使羣有司百執事無法以可守紛紜臨事漫呼法官曰視泰和律豈不謬哉亡金之制果可以服諸王貴族乎果可以服

臺省貴官乎果可以依恃此例斷大疑決大政乎一人之治天下既任法而又任人今日之弊既不任人而又不立法是以一路人言是朝舉而行之一路人言非暮止而罷之唐突九重如入縣廨易置宰相輕於反掌雖皐夔伊周難乎為臣矣前車覆後車戒伏計閣下必蹈覆轍者也閣下年彌高德彌邵志彌堅一旦誠能救其弊反其道則天下幸甚

寄子方郎中書

某頓首再拜子方郎中執事不肖以衰老不才荆南得代還家杜門括囊四年於兹矣不意誤蒙録用居官守職收養小民之外非所當言然以責成實效多歸於府州縣司有不得不言者敢妄言一二塵涜清聽竊惟木有本末政事亦有本末欲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木之枝葉花實茂盛繁碩則必培植灌溉其根本不養其本雖曆護撫育至智愈巧而術愈疏木益悴矣今日之政已救其末未究其本事事皆然法益嚴令益密而弊

日益甚且如削去主案貼書固爲善政然而究不能去者何也勢使然也一日百刻短長有定數一胥吏筆刀遲速有定能就能一目十行十幅筆一息萬字之外則日亦暮矣力亦疲矣而况若此之人百無一二以今觀之內省部臺院外則府州司縣所用掾吏辦給明敏者幾何人哉今使魯鈍不才之人而當明敏不能辦之勞則其廢事也必矣果欲減吏當先削冗文何謂冗文叢脞僭越瑣細繁疊紛亂推迎不當申而申不當下而下

不當受而受不當問而問不當疏駁而疏駁不當勘當而勘當已有定例不當體度而體度上下不相信往復調虛文凡係錢穀雖一二貫文例須申部五申十餘申一二歲未獲明降一二百文之爭差往復問答費紙數千張而終年不絶軍民爭差例當雙行密院從則戶部不從戶部從則密院不從密院欲以民為軍戶部欲以軍為民文字逗遛連年不決事頭起於某部餘事關於他部六部不相關付府州屢申展轉推迎不得杜絶其

餘部分類多如是省臺部院令吏轉案頻速府州所申不知前行不見元卷反下府州抄録至於再三數四下路尚且如此申上者宜其失路所以累申屢申不蒙答降繁文若此每房增添吏員尚且不能辨又欲減削其可得乎不削冗文吏不能減論於此以類而推責吏以廉者末也養廉温足者本也諄諄切切勸民務農者末也不奪民時愛養民力者本也法令嚴密防姦禁非者末也選賢擇能激勸教養者本也三年轉官二年轉吏

者末也舉直錯枉進賢退不肖者本也使任事之官吏舉皆公勤廉幹雖歲久不轉終可也故古人官者長子孫以官為姓氏使任事官吏汙濫貪殘在鄉邑則害鄉邑在異邦則害異邦雖一日九徙移所至之處病民敗事終無益於治耳譬猶以虎狼守羊禁勿吞噬則不能也大抵責實塞源救其未然不强人以必不能者本也好名務華飾外通流者末也近日頒降條畫職事官錢穀官犯贓者或杖死誠為善政然以月俸計之府吏月

俸六貫年來米麥價直每石不下一十貫日得二百文可糴二升僅充匹夫一日之食衣服鞍馬奴僕之費必不可闕者何從而出父母妻子何以仰事俯畜就有田宅物力為軍為民為匠為站各供本户之賦役尚不滿足茍無田宅無力者何以為生至於私家親戚故舊吉凶慶弔之費復何可得況兼錢穀官無升斗之禄無進身之階凡有失陷虧欠則勒令合償職事官則六品而下不過二十貫一身之費亦不贍給儻過官府勾喚送

往迎來盃酒飲飯必不能免者又何從而出饑寒切於身勤勞苦其心父母妻子凍餓於其前公私費用逼迫於其後身既從事不敢朝夕去職别營生業今嚴禁止曰勿取於民勿枉法勿妄求勿盜竊官錢雖飯蔬飲水清苦廉介之士亦不能堪豈非强人以必不能者歟近日羣邪誅殛斥逐姦黨選擇胥吏亦為美政然所選舉果皆行止清白才能精幹之人歟行不清白不足以服衆心才不精幹不足以辦事取論議識見則瑣瑣庸庸

責才幹則駑鈍不前是又難人以所不能者也國家一日萬幾必不可闕者人材胥吏雖小職亦當預先教養作成書筭刑名試以程式才足以辦事行已有恥一旦委之以事則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勞於教養而逸於任使是又務本之端也選官亦然諺曰揚湯止沸莫若竈下撤薪故區區淺見不能默默伏願先本後末則力半功倍令行禁止則下負犯令違命之罪誅之則不可勝誅則救末忘本是自以善政為虛文使人莫之畏以信

也發號施令使人不畏信何為政側聞朝廷更張以來雖芻蕘之言亦不見棄故敢冒僭言之罪而不辭也幸賜詳度

寄張平章書

方今襄樊南省未見改革諸軍調度如昔未見如何區處愚料呂生既蒙綸恩許以不死此人為宋將守城圍五年人心無動揺鎮静如一日外援不至倉庫將空又聞與賈似道有隙不敢棄城内歸故束手出降五年之

間以襄樊二城我國所費無筭呂生之來聖情必且怒
且喜相公樞府大臣而受特旨命與呂生偕來廷見禮
畢必以處置呂生改革置廢南省守把襄樊區處諸軍
籌筴南伐等事謀及閣下素有成筭輒不自揆一二贅
辭塵浼清聽我軍圍襄樊六年於茲戈甲器刃所費若
干糧斛俸禄所費若干士卒淪亡若干行賫居送人牛
車具飛輓損折若干以國家每歲經費計之襄樊殆居
其半彼如穽虎困餓瀕於死掉尾求憐我以得失較之

甚不相償然圖大功者不惜小費竊慮狃於得而忘其失又遵前轍府庫民力恐不得任兵以氣為主再鼓則衰三鼓則竭以人心為本久勞不息則憊兵貴必勝不貴妄動上策改名襄樊為折衝來威大都督府以朝廷貴臣知兵者為長呂生為次分北軍一二萬為城守所得南軍散列屯田北軍之什伍南省不宜遽罷以鎮撫之減削冗員及諸軍之俸餘軍止於襄樊屯田積糧休息一歲或二歲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俟兵力少蘇倉廩

豐積不勞遠輸而能供給則議大舉渡江舉則如迅雷飄風數道並進使彼不及預備不及救援以宋人邊兵觀之坐視襄樊之困而不能救其怯懦可知矣而況江南三百餘年不識兵革朝廷邊陲不聞名相名將止一賈似道而已郛郭闤市四境相接村落香火相望雞犬相聞人民滿野懦弱恐怯不足以為我敵藉兵於寇因糧于敵聲東擊西捨堅攻瑕直擣杭州分猛將辯士招懷未下諸城戒士卒毋擄掠宋之君臣緩則挐舟竄海

急則肉袒牽羊虜在吾目中矣中策諸軍半屯田半出征每歲或春或秋除鎮守襄樊可留兵力外達漢諸軍輕騎分道抄掠漢上諸城使不得耕耨俘擄大獲而還下策前軍既還後軍復入如是一二歲漢上諸城雖不攻圍坐致困敝宋失淮漢長江半為我有駐兵於江不困於跋涉乘釁而動則江南日可圖矣一遵前轍調度飛挽東取漢上諸城五年得一城守一城三數歲得一邑守一邑磨以歲月用力多而收功寡比至漢上諸城皆

下則我已困矣孫子曰上兵伐謀攻城為下用兵之勢既不能秉上策而求中策猶庶幾馬呂生世握兵柄兄弟子姪布滿臺閣宋君臣之孰賢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堅宋兵民之多寡虛實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為不知不以降吏相待細為之一問不唯有以得取宋之方見此人之淺深以備主上之顧問惟閣下亮之

議選舉法上執政書

即今選舉未能遽立每遇闕人臨時求材搜索論議如

覔亡羊如求去物掌陶鈞者議公則吹毛求疵洗垢求痕無一或可志私則隱惡諱疾各舉私黨以至廟堂之上曰此出於汝之門下彼又出於汝之私心互相謗訐良可羞已夫賤工之居肆尚先利其器儲其材以待叩門不時之須故能應用而不匱以四海之廣萬幾之繁而臨事無可用之人反似賤工之不若亦難矣哉選舉急切未立莫若取先帝朝廷舊人聖上潛邸至龍飛以來凡沾一命之人暨諸經省部宣撫宣慰司委任之人

隨路州府曾歴任司縣無大過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舉人下至鄉里公論推稱徳行才能兼備之人立式行下隨路取各人姓名鄉貫出身歴事行止備細脚色仍勒隨路官吏不得妄保濫舉妄濫則舉主坐之丈籍到部相其年甲之高下歴仕之久近出仕之精粗甲乙門類而次第之緩急用人如探囊取物此亦儲材之一端也難者或曰若是則私濫不可勝數聽其言而信其人遽委以事可乎當應之曰是大不然人誰無過在

上之磨厲勸懲之何如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此非訓導之所致爾我朝未立俸養廉以來使為官為吏者不貪不汙則亦難矣用人而求全責備則舉世無可用之人矣其九德咸事與其進也瑾瑜匿瑕舍短取長之論也至於科舉之取人千載一轍豈非聽其言而信其人乎今既坐舉官之罪是不擇而自精矣難者若又曰若坐舉官之罪名曰取人而實止人也若曰寛其律而必責其當舉人數則兩得矣某一二

妄論率易冒黷萬一可行則願加採擇如與時背馳必不可行則希過目笑擲不以僭越罪幸甚

寄王彦才總管書

某頓首再拜復劉伯常來辱書問備審文履安佳感慰先相公神道碑再對行狀以補完伯叔考之事業欲附見於碑者孰與王文論議恐無此例莫若另作王氏世系圖一通刻之碑陰如是則一一具見雖多亦無碍也謹作數語同碑文墓誌行狀併付伯常如更有去取俟

不肖到家再當細議未晚也不宜匆遽一上石則難為點竄其間轉官及行事年月退食之暇更宜子細照料數過不肖行藏已定臘月半恐得還家不肖與吾友定交將二十年君之父母即不肖之父母也父母善行為子孫者論撰而銘之於石禮也疊疊來謝何不相愛之深不相知之甚也荒蕪鄙俚之辭不中理者便請入筆增削幸勿以俗儒諱疾忌醫者相期也

寄康國才御史書

某頓首再拜御史國才世契尊兄久不接高論傾企何極溽暑伏惟文候起居多福第三豚犬親事始終極荷成就今先遣陳甥東還令家人輩謹遵媒妁拜講薄禮更乞吾兄於子壻處商議行嫁月在今冬十一月為吉月過此則又在來歲女笄男冠已踰時矣幸望委曲相從感佩感佩若以日月促事未備為辭恐非吾二家世契親愛之所宜言也懇禱懇禱餘意陳甥備能言之不敢稠疊塵凂未申希為遠大自重不具

慰閤張左丞亡親書

某頓首再拜上奉慰左丞相公閤下僕自今歲五月巡按近復還司恭審閩太夫人奄棄榮養下情不勝哀痛恨以責任所拘弗克執紼助葬走奠几筵負罪伏惟孝心摧割何以堪處大孝終身慕父母愛日之誠曷有窮盡雖然太夫人年登九秩不為不壽為宰相母三十年不為不榮閤下以德為棟梁以功為柱石大臣顯親養親不為不至天下為人子者不為不少如閤下者能幾

人哉六十不毁乃聖人之中制伏典順變節哀為國為斯民為遠大器業自重不具某頓首上左丞相公閣下大孝

答王季明求戒辭書

上以禮義榮貴御下則下以節行忠義事上反是則兩失其道民天下之本郡縣良吏者又生民之本民可近不可下民之師帥寧可使人得欺凌而賤辱乎寧可貧乏而不足於口體乎雖然子不可待父慈而孝臣不可

待君義而忠然而不為風俗所移者千百不一二貧乏則必妄取賤辱則不知節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西溪通議王公之子季明承過庭之訓亦自不凡釋褐磁州判將之任懇懇求戒辭以世契之情不可不告以臣子之義是言也王謝子弟生長見聞不幾于塵垢疣贅乎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季明生遇明時嘗禮義崇貴秩受福澤尤不可不自重宜力行之

寄諸子書

愚魯朴哤之人性反近乎道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宋儒亦曰少年才俊一不幸邵康節亦曰一喜有精神精神多不純有精神而純為第一等人大抵多為聰明才俊馳騁愚美溢濫流蕩張皇鼓舞反入於惡賢智固不易得語中庸則必至於大過不若愚不肖之不及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才其可以勝德乎才勝則必為小人况無德乎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凶三焉人無才則不能動静則凶悔吝無自而得恃

才而動豈能皆吉不若無才而不能動之為愈也殺身敗家者皆恃才妄動之小人田野朴魯無知之愚人何禍之有以此推之人憂子弟之聰明才俊一務於口舌詞章悅人華世盜竊榮寵鮮不及禍禍不必誅夷至於驕奢淫泆以蕩徳減壽殞身傳習子孫皆禍也為人父母為區區之名置子弟於凶禍危險之地何不思之甚也愛子弟之深者但當使熟讀論孟六經以養徳性有餘力則觀史以驗吉凶成敗之理之由治生產力稼穡

事父兄睦九族日就月將果能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祿在其中矣富貴不必求貧賤不足悲居官則不至招禍閒居則不失爲善人老懷所見者如此吾兒試熟思之以爲何如有疑則迴報無疑則治生讀書夫人之生世隱居以求其志則易行義以達其道則難易者在巳難者在人度德則堪處量力則能行相時而不可動則德力俱廢胡子汝今所任之責上奉承省部下御撫吏民承上而行則病民愛民而建議則忤上下不虐民上不

違命中不見疾於州縣案牘之胥吏不汚清議不見鄙於公論事集而人安庶幾處乎今世矣然則何以能之當真書大字卓茂之為政於座右斟酌損益而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汪　篠

紫山大全集卷十三

元 胡祗遹 撰

論

君臣論

聖王之疆理天下大則建邦設都小則封一城食一邑規模布置增損多寡各不同皆有良法美意未有泛與漫應輕以假人者也三代之州牧伯侯漢之大啟九州犬牙相制一郡一縣星分棊布唐之分天下為十道孰

得孰失槩可見矣聖王在上措民於無訟措天下於無
事萬類熙熙各得其所大君大臣以及下官小吏皆優
游於其職無煩刑無苛法無冗文後世反是何以言之
井田限田既定世守先疇之畞畆而無田訟居官者長
子孫内則三公九卿外則郡縣而無後世循資遷轉二
三年以轉官之繁冗百畆之田徹一為稅而無推排物
力之煩碎山澤無禁而無苛法虐刑道路男女有别而
無姦淫婚姻以禮以時而無淫奔犯非之罪強幹弱枝

以重馭輕兵農有法而無背逆誅討之役為民者四而無無常產無恒心放僻邪侈之過賢不肖明白分定而無僥倖覬覦犯分越禮之慾人君宗廟宮室常制一定而無妄興之土工國家經費一定而無濫徵橫科之費官制一定而無十羊九牧之濫為人擇官之弊多欲則事繁文繁則吏冗吏冗則官冗官冗則議論紛紜政日紊亂政日紊亂則物物被擾物物被擾則禍不可逃矣一人寡欲萬方蒙恩國以永寧自古小人得君無他才

術進欲而已禍亂之作固出於君昏亂淫虐於上而羣小在位綱紀壞而人心失然亦有不至此極而亂者公私空竭而飢寒切身水旱為災是也天地之道循環往返治極則亂泰極則否不能無也以耳目所覩聞三十年無饑饉流殍一旦有之則其禍不細務農蓄積豈細事哉君臣之情不親愛如父子不相信如符契不相得如魚水而冀庶績之咸熈尚且以尚父自負謂之盲瞶可也若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治天下之法言之則非

聖人未易能也視後世治天下之法言之雖腐儒俗吏赤子健兒皆能之況良士乎況俊傑乎患用與不用耳以語言號令治天下已為循末言又不踐事何以責成言不順則事不成聖人豈欺我哉陸贄亦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傳曰不誠無物至哉言乎人主之心不可不誠至如為善推原本情為己歟為天下歟為名歟為實歟矯飾歟誠圖一時歟為子孫後世歟是道也正人端士愛重惟恐其失反不致察女子

小人一於逢迎不顯其敗反能識之見微知著惟漢二疏後世忠貞如陸贄而竟死於貶豈不知德宗性情猜疑嗜利與小人合也哉人君之於臣敬之至信之篤愛之深聽之允行之果庶幾志得道行保有令終五者或無一焉則不得全其道矣故曰聖賢千載一合以唐虞三代言之誠哉是言也以秦漢以下觀之至於今無一人焉士之讀書非徒博聞強識而已也觀古人之出處事接物自始至終得失是非吉凶成敗因以為鑑一世之

內先觀人主之性情作為何如次則大臣次則卿大夫羣臣不惟見一人之優劣成敗亦足以逆知一國之成敗人之作室審曲面勢有法柱礎壯實梁棟材大一椽一榱修直堅密加以塈甓固緻周垣堅厚住室者日與守護防風雨雀鼠而預為之備少有踈漏隨補隨葺祖傳之於父父傳之於子子傳之於孫孫傳之於曾玄而可以無壞天下社稷猶一室也聖臣都俞吁咈消患於未形揖讓詠歌論道於微妙推理性之主眞以治天下此

聖臣也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是也賢臣雍容和緩格君心之非不動聲響務引其君以當道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賢臣也管仲晏子蕭曹丙吉魏徵姚宋是也李泌陸贄之徒能匡救一時之弊緩水火之急雖不能止君之惡而濟之一術危而持之顛而扶之苟延數世之歷數此能臣也王猛劉穆之具臣畏首畏尾既不能直諫以止君之惡又不肯退位而貪禄固位耳此庸臣也亂臣長君之惡逢君之過以私害公議沮忠臣斂怨積釁

速亡激危此亂臣也

禮樂論

聖人敎人温温雍容使人優柔自曉見學者務外而不求諸内不知禮樂之固有認玉帛鐘鼓以為禮樂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才有此性便有禮樂便具於中禮樂者中和而已中則有倫有序有序則不乖戾不乖戾則和中和存養乎内又假外物玉帛鐘鼓存養乎外此聖人制禮作樂之情也僕自

入仕臨民傷禮樂之消亡哀民心之乖戾為政者直以刑罰使民畏威而不犯力務改過於箠楚之下杖痛未止惡念復起條法責吏曰詞訟簡盜賊息何不思之甚也禮樂敎化既已消亡休養生息安寧富庶學校訓誨又不知務民生日用之間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愁苦悲怨逃亡貧困凍餓勞役居官府者晏然自得而以為治民撫字之功可哀也哉

禮樂刑政論

聖人代天理物身之以道德下覲而化無為而治尚恐
身教之而不能齊一禮樂刑政由是而舉焉自人之始
生至於終身匹夫之賤天子之貴一動一靜莫不有禮
道之為冠婚喪祭貴之為朝覲會同生長見聞習熟於
禮隆禮由禮則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則謂之
無方之民威儀進退升降揖讓周旋折旋之際可以見
一國之盛衰一身之死生禍福禮立矣而和之以樂使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知出於自然不為嚴敬所苦

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樂之所以作也觀帝命夔之教胄子以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聖人豈欺我哉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路之鼓瑟子路之行行知其不得其死子擊磬於衛荷蕢者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喜怒哀樂之發於心形見於金石絲竹之不掩樂之成德也豈虛語哉樂之於人也豈虛器哉豈直悅耳娛心以助淫荒而已耶故曰審樂以知政因以知國祚之興亡今之老師宿儒禮學樂學絶口不

談併以所假之器畧不考較一聽於賤工俗子是將古人之飾文末節復不能舉明而併絕之也天秩天和與夫治政之美惡感於人心而發於聲音見於儀則未嘗斯須之間斷有學有道者自能知之得失興衰畧不相貸然而使古人治身爲政事神動天之要典掃蕩而無餘人無貴賤乖戾不和哀哉道德禮樂既廢所謂區區之刑政亦從而廢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刑棼絲沸羹梟鳳亂鳴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能辨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洪範八政無一政之舉彛倫之教無一典之明風淫俗靡上下相侵陵親戚相攻訐廉恥去身貪冒傾奪狗彘豺虎之不若幸而國力強盛年穀豐登為亂為惡者未敢舉發昧者因以為無事天災流行聖賢所不能免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防患於未然豈可忽諸禮樂固非庸儒之所能復亦非近世之所聽信曰刑曰政亦無定法使善人瘖瘂凶人日熾暴官汚吏頑弟逆子戾妻僭妾強奴悍婢市井

無賴日增月盛冒以為治

興亡論

三代迄於五季其興也祖考之聖明文武之謀臣策士熊虎將帥之同心恊力其亡也先自承宗廟守大器者庸暗懦弱荒淫無度溺近姦邪故女子蠱惑於牀笫宦官諂諛於朝廷聚斂興事之小人投隙而入逢迎諛媚成惡斂怨蠹政失衆以至於喪亡或以女色或以宦官或以權臣或以外戚或以藩鎮或以子孫封國彊大或

以孤立榦弱枝強不出於是數者為君人者當著歷代興亡於屏幃大字真書以為鑑戒兢兢業業不蹈覆轍以持盈守成為可懼日日省察然則歷數之永不永人無愧焉歸之於天數可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祖宗穆德子孫雖不肖天下感戴思慕遺澤遺恩不忍擠排而遽絶尚兾其率德改行必若桀紂然後見棄於天見絶於人夏殷是也至於周祚綿延八百年猶以為共主浸微浸㓕西漢為王莽竊篡已二十年民心思

漢光武一舉中興莽賊身裂陵夷至於靈獻以曹操之姦雄尚不敢正據大位非不敢也亦有所自歉而不忍也尚恐天下之不與也先主以孤身狼狽孔明奮起田畝力欲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然則高帝之去秦苛法文景之慈愛養民豈不明效大驗歟至唐則不然乘以弑君殺父之賊殘虐不道之甚太宗奄寧神器濟世安民功固不小然武勇殺伐有餘而雍容招懷不足方之於漢似有可議以至手足相誅夷骨肉相殘滅二百九十

年間内難外艱竟見廢於羣賊吁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然而報怨之心曷嘗少忘於心哉一旦力衰則共起而斃之矣觀往古嬴秦是也故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又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故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又曰好戰則亡

進言論

良醫之視疾曰不治則十年後病二十年後死後果如其言若是則可謂神醫矣其言又有徵矣然而得疾者

莫之信莫之從何也豈甘心於死歟曰非也斷死於二十年之後其日月則遠其爲害則不切其疾則未有所痛若故聽者以爲迂濶而莫之信遂至於死不治良臣之憂國也亦然越爲吳所破勾踐以一旅之衆竄伏於會稽枕戈嘗膽舉吳國之人不以爲憂而子胥獨憂之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怒而沉之江子胥死如其言而吳亡以余觀之子胥明於憂國而不明於保身越與吳爲世讎未嘗一日少

屈於吳一旦宗廟丘墟社稷平蕩地土人民甲兵皆為吳有勾踐肉袒請死夫差視以為不足致怒而舍之方且驕固自得以一旅敗亡殘滅之卒其奈我何子胥乃以二十年之遠禍諫之宜其以為迂闊不祥之言也諫而不入又不能去宜其死也正猶人之飲食如故精力如故四肢百脉如故有若楚醫胗其脉察其色曰汝有疾二十年後死莫之信也必矣庸人之不知病庸君之不知亡國一也人之有疾苟有良醫尚敢以言相告知國

之有禍深識遠見如子胥者千百年無一二日與居者皆諂諛迎媚之人雖有如子胥之明者畏見踈害之禍卷舌而不敢言至忘國而不知非反不若匹夫之有良友也善夫東坡之言曰古之良臣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姿治世無可畏之防有絕人之姿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又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有所改常患於不見信言之於有

事之際易以見言而患於不及改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則進言者當察其分限之高下厚薄受言者之賢愚明暗庶幾免於失言失人之不知見踈見害之後禍焉耳

說

傳道統說

堯舜禹湯四聖人之相傳以中者聖人德全同天地道行侔日月別無可言所患少有遲速耳速則過遲則不及

故直曉之以中世衰德薄至孔子則語顔子以仁仁則復天理之公而去人欲之私全此心之德道日益微昧德日益漓故曾子告門人以忠恕欲其以誠接物以巳方人也子思則言誠見當時學者假仁者衆而無真實無妄之誠心也至此則人偽日甚漸至於難與言不可以語上故孟子直説以仁義恐其又不能曉不能行直曉之以四端因良心之暫發日用之不可缺跬步之不能無者明之執柯伐柯猶且不悟故孟子曉以柯則在

手之理也觀此則足以見世變矣非前聖後聖固立異論也不仁不義一從血氣之利欲則入於禽獸矣禽獸之惡猶誠於惡今人之為惡雖誠於初展轉變化下達而不已不能自保吁惡亦極矣善將復建極者豈無人焉

性說呈鄭司直

性也者與生俱生天之所以予我虛靈秀發四肢百骸之生仁義禮樂萬善之府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蘊

之於身與德爲行施之於外成事成業性之才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無物不備配地參天者性之全體也性其性者堯舜也力行而慎思反身而踐形求全其性者湯武也以先覺覺後覺立言垂訓過化存神使人絶惡於未萌棄小人而成君子人倫日用之間曉然知性之理者孔子也闢楊墨之害以明先聖之道使人存心養性事天立命不失其正者孟子之功也噫楊墨甫息於前而佛老大熾於後性之理泯泯而無傳焉不惟無傳

信其說而陷於邪悖其性者皆是也為佛之教者曰寂滅空虛無往無返者性教人枯木死灰舉天下萬事一歸之於無然則天地之性恒久而不已生生而無窮必若是則是絶滅天地也為老氏之教者以長生久視清淨無為永福田利益為養性之說福果可求乎有物必有則人果可癡坐而無為乎人百年之物果可長生久視乎二氏謂之知性可乎二氏之說盛周孔之教衰宗公巨儒又從而主盟張大之不入於佛則入於老是以

其放肆爛漫而不可遏也然則復性有道乎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盡其道者順性之用也居仁由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者養性之源也如是則窮通壽夭富貴貧賤順受其正命之理亦昭昭矣佛老之所謂性與命者吾不知之矣司直先生善人也信人也以法律進身而無傷嚴寡恩之習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蕩然有古良吏之風樂出善言行善事暇日語及性命之說以餂僕故特舉所得於六經語孟之旨與

僕躬行心得之妙者以言上之某頓首上

或問於胡子曰人果靈於物乎曰以天與言之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人固靈於物以人爲觀之靈於物者十二不靈於物者十八或者又曰夫婦之有别雎鳩鴻雁鷙鳥之屬能之人雖有外來之分别則非禮之視非禮之情悉通溪納姦私之惡往往有之父子之親天性也虎狼能之惟人也反漠然無情甚者責善懟怨至於逆弑者亦有之君臣之義如天尊地卑而不可易也蜂蟻能

之惟人也載其位食其禄寵其名爵不知感恩戴德仗節守義至於仇怨逆殺亦有之昆弟朋友之愛天性也然鳴鳩鶯鹿能然惟人也甚者至於鬩墻紾臂老死不相往來者亦有之是數者禽獸能守其固有而人皆棄暴安在其靈於物也且以一身言之草木鳥獸自生而至於死莫不有所營為能鳴者鳴能飛走者飛走振刷其毛羽洗濯其文華營其巢窟求其飲食生生而不絶一步趨一飲啄擇安而避禍温飽孳尾之外淡然而無

欲令觀於人也不當言而言與當言而不言是不如鳥之鳴以時也怠惰嬉遊博奕飲酒而不務學處家而不修身居官而不事事臨事應對矇然無所知是不若鳥獸振其羽毛營其巢穴各盡其材也知口體之欲見利而貪盈滿而不知懼禍至而不知逃安富尊榮之外孜孜皇皇多欲而不知止是又不若禽獸之無欲也安在其為靈於物歟胡子應之曰過矣踐形率性修道立教此人之恒性也聖賢明哲何常斯須毫髮背之哉知而

不遵固有而不守者衆也使聖教行而人知務學則人道燦然而備矣予毋以世變而昧其源或者曰唯

尚智說

為學莫先於智識故大學以格物致知為八目之首一物即具一理知之不明見之不審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雖終身孜孜矻矻果何益哉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察已觀人觀事況機先務遠見未然將然必然然不覺而獨覺見患於未萌絶惡於未形詐偽真實

君子小人貌言視聽一動一靜之間洞徹其為人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故能避世避地避色避言不罹其禍非智周於世而能之乎魚麗於網罟筌笱鉤餌人死於聲利權位不識不知故也智及之則此身與外物孰多哉不知者不知格物之用力加以物欲蔽於前攫金而不見人也物欲薄則天理明矣前人謂衆人之處世如燕子巢幕突焚其幕將及其巢猶以為安可以人而同於鳥乎故君子異於衆者見微而知著耳故曰一日二日

萬幾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名子說

古人名字不取美稱申繻之對魯桓公槩可見矣後世率多張大夸美畧無意義甚不足取法胡子有子四人各因性分之所短者而戒之庶幾勉勵強其不足以趨於中也長子和柔而少執持故名曰持字伯持次子剛決暴白而少藴藉故名曰藴字仲藴三子吶吶退縮而少振揚故名曰揚字叔揚季子凡庸淺小而乏宏毅故

名曰宏字季宏余之命名者如此非夸美也汝四人者當知之

王氏三子名字説

彰德府掾王君國祥謹厚幹局甫中壽而殞嗣伯譕以才選陞充御史臺掾葢能世其業高大門閭於先有光者也爲其三子求立名字三子亦承述祖武因皆勉之以孝孟曰述字光甫仲曰遵字敬甫季曰邁字英甫善述人之事則光昭先人之令德矣遵祖考之訓則敬之

至也當仁不讓邁往拔萃惟英特者能之三子其懋戒哉毋矜字之美而不踐名之實毋負汝賢父慈愛毋忘先輩命名字之忠厚功不百不變其法利不百不易其業毋廢弓冶降而為箕裘焉

富察提舉子名字說

富察提舉為其子乞立名字名之曰伯奮字之曰鵬摶非許其已能勉其當如是也學校教養父兄俱賢此人生之所難遇也不遇不遇而遂不知學庸人也不遇而能奮

勵此豪傑也況幸之又幸而兩遇者哉遇兩難遇又不能成立民斯為下矣此聖人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伯奮名家大族賢祖賢父賢昆季氣禀亦不碌碌故凡與汝祖汝父相識者皆以奮拔流俗望汝也紫山野老書

高壽之縣令五男孫名字説

壽之縣令見五男孫乞立名字乃因其義訓而文之長曰元孫元者天地生物之始萬善之長名俶字敬初俶

者人之動作之始敬者戒慎恐懼之嚴凡人視聽言動欲發未發之際先自敬慎可則行不可則止何敗錯之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可不慎乎慎始則庶得終吉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無初乎次曰慶孫名煆字致遠子孫承祖考之慶福當作養器識以致遠則善積而慶有餘次曰繼孫名紹字克承祖宗積德於前繼緒思不忘庶幾善承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次曰喜孫名豫字永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可以得父

母之歡心次曰履孫名蹈字從道履德之基也蹈道則不失其所履之正舍正路而不由近世父師之名子弟例取美稱而無戒辭舉過其實孔子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五孫因名以求義循循勉勉毋敢失墜毫髪未至力趨其極庶幾不負父母玉汝於成罔極之恩焉壽之請書其説故書

劉清甫子名字説

鄉人劉清甫為其子求名字名之曰貞字之曰公幹又

求説其字義貞正也固也四時之冬氣也幹者材也春元夏亨秋利冬貞則能復新歲之元父兄之於子弟皆欲其材幹而不能養其正固之氣是猶欲其華實之盛而不培植其本根也是以浮薄膚淺浮麗立言則無義理無實用立事則權謀功利趨就無定立身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人生得賢父兄者百不一二所仰望而成身者師也師席無人也久矣雖有天資高邁之賢子弟誰為之陶鑄哉劉貞學儒者也

儒以窮理養氣為主今之學儒者非知儒學者也貞其勉之

李侯四孫名字説

彰德路長官元帥李侯膽略武勇過人善騎射刀矟每戰必勝壯歲遭際皇朝開創之昌運以武功授彰德路長官久於從軍樹勲業遂以元帥名當世第八子承祥昭德為其四子求立名字名其長曰震字伯威次曰充字仲桓次曰強字叔能次曰明字季昌因申其説曰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繼志述事元帥公以忠武為開國名臣一再傳而子孫不肖其德不世其業謂之有子有孫可乎賢公子奉承餘祥光昭先公之令德四孫有乃祖之風見之者望而知其為將家子名因實立其誰曰不可震起也能自振起則有威而可畏克已復禮則桓武為義理之勇自強不息則無不能之事日進乎高明則德業日昌此非老繆一已之私意乃闔郡之公望也而字責以成人四孫其勉非敢諛倭漫為之說

田氏昆季名字說

田氏昆季五人求立名字長曰榮甫名沃次曰通甫名達次曰敬甫名肅次曰直甫名端次曰良甫名懿五人者當因字以求訓詁因訓詁以求義理因義理以求命名立字之意曰敬曰戒曰修曰思所以稱之與矜誇其美呼而已古人名字皆有說五人者皆識字不必字解故余所說如此

朱昌國名孫說

原道一篇萬世法程匪惟民則地義天經賢哉朱毋孫以道名西溪立說表章煥明余欲何言孫其諦聽言以道出志以道寧事以道處身以道行進進不已理明義精長才大器何憂晚成異端邪說我訓我刑與彼為師孫得誰稱

病說

余嘗思之自致之疾十九天與之疾十一心志飲食衣服起居皆能為疾皆自我而得自內而生豈非自致非

天與也所謂心志之疾如七情百欲喜則氣散怒則氣上恐則氣下思想無窮遂成白淫妖淫則男化為女猛暴則人化為虎之類皆是也飲食之疾如醎傷筋酸傷骨因而飽食筋脉横解腸澼為痔者皆是也衣服之疾富貴者温厚過度賤貧者寒薄不足與夫增減不時者皆是也起居之疾如久坐久卧久立之各有所傷與夫衝寒冐暑不避虛邪賊風不知勞役之過度者皆是也天之所與不過六氣之邪淫勝復然而此二氣五行乖

戾不正之氣亦豈歲歲之如是一極備以致舉國之人同病天下之人同病若是者百年中不一二者也人之得疾不出此五門暇日當於素問難經活人仲景諸醫經方論及吾儒書中論議病源處類編一集以為暮年養生之防置之風格曲盡戒慎以貽子孫亦不為無補

大抵人能先知所以得病故能知所以治病

草木生於土離土則死命係乎土也魚鼈生於水出水則死稟命於水也人得父母之精氣以生父母之精氣

天地之精氣也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食五穀之精氣以享百年故形不足溫之以氣氣體之充也精不足補之以味味能生精精能生神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葢精氣聚盛則生消散則死故人當呼吸精氣持志平氣積聚精神內守則體強而神王以欲竭精以耗散真暴怒多言損氣則自速其死耳故飲食則當用有氣有味有壽之物腐敗氣絶夭折自死之物不可食不惟無益反為害也無事則當呼吸天地之精氣以實其真元

伯有死而為厲鬼用物之精多也養生者形消而神不散者聚天地久長之氣也故曰食氣者壽易於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安静而無擾乎陽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持其志無暴其氣食氣之法滿吸天地之氣入腹至踵盈滿充塞閉而勿出直至本身生氣盈餘不能容然後徐徐綿綿而出息息如是至於臨睡収斂卷局四肢握固存神毋使氣麤但覺而復如前法醫家要明五運六氣此治病

務本之學也人頼天地氣運以生天地之氣和中正則人安而無疾否則隨其氣運之偏勝邪沴而疾知氣運則思患而預防之山河大地不泄不墜發生長養萬物者大氣舉之也大氣貫之也大氣包之也

養生有道乎日月星辰得天之氣而明山川草木得地之氣而榮人得天地骨肉之氣而生五穀五肉者人之天也舍是而他求無是理也故古人循四氣之序而度五穀五肉之宜而食之月令中語此常法也又當自忖

其氣之所宜而用之

脾土生肌肉心火生脾土心勞則氣結火既先勞不能生土所以苦思癯悴服力無思之人少閒則易肥體強而壽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養其性以致其壽發而為文章功業不勞而成今人每以文學事業勞悴病夭何其愚也哉是葢不養其本而力求其末是以小大無成内外交病

化書云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者才有是形便有巳私

拘執意必固我為血氣骨肉執塞而不通所謂塞也又曰忘形以養氣氣得養則形壽神得養則氣充養神則猶有拘執不若養虛則天地與我為一氣萬物與我為一體太虛與我為一靈矣蓋虛者神之宅神者氣之帥氣者形之生培其根則榦柯枝葉花實不求榮而自榮矣人心本無憂患憂患之生始於悲貧賤而不知足終於貪欲而不知止良心一失萬慮奔馳而憂患氣至六氣邪淫本不能病人真氣失守故邪氣投間而入矣

陽舒陰慘舒則散緩慘則凝束散緩則弛墮凝束則堅

苦故南方之人弱而懦北方之人勇而悍氣使然也加

以北方地高水深脾土堅實南方土薄水淺脾土懦軟

至於中夏之人秋冬則病少而康強春夏則病多而困

怠故伐木於冬取其津液收斂於内脉理結實聖人之

教又順天地搖落散伐之令也養生之道當閉藏培植

於秋冬使精氣有餘以待春夏之散緩施發庶幾乎康

強而少疾矣在易之復卦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亦此意也農人安而壽者體勞而食易消之故而又無思少欲貴人則反是身閑而堅飽若思而多欲所以多病而年不永大抵動屬陽陽勝則安且壽素問四時調神論惟冬日大寒則早卧晚起餘三時皆晚卧早起又以流水不腐户樞不蠹為喻前人有云天之所以能載大地而長日久者健而不息以致然也故聖人戒人以自強不息驕樂佚游宴閒非所以養生養德也養生之道莫先於澹滋味味薄則欲寡欲寡則神清

體强立功立事無所倦怠正理之外無邪思體少勞而心長逸一可以少病二可以延年三可以成德性但患行之不力且久所以未有大效世之養身者見其肥白如瓠則喜何其謬哉血盛則肥氣盛則瘦血盛者安能得壽哉人之飲食當其心之勞逸而增減之余氣至弱安居則不敢過食過食則必病今歲暑天馳驛閒居所不敢食者如冷水冷酪菰菓過食之皆不為病以其冒暑而動所以勝之也

形不足溫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養生之家嚥津納氣以真補真醫家用氣味之藥至於五肉五穀蔬果新而有味者可食陳腐臭敗不惟不能養生反能害生沽酒市脯魚餒肉敗正此意也

心火也火喜動則消耗人心不能斯須定靜才定則便昏昧而欲卧若能於定靜中不昏卧乃可入道東坡所謂無思而非木土者也故又曰丹砂伏火入頰紅腎水也水停滀則汚臭流行則不腐又能潤物故曰河車般

水揮腦黑火無靜而水欲行若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在易卦為睽為未濟養生之要無出於此醫書謂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居尊處極靜鎮百骸從命腎者作強之官智慧出焉心欲長逸而形宜少勞能由之而不能知之者農人是也居官者反是孰壽孰夭孰安強孰多疾灼然可見伏火息心當自絕慮寡言為始絕慮則心不妄動寡言則真氣不耗更加以納氣調息則尤善行水補腦當自嚥津粹味進退步趨為始嚥津粹味

為補精進退步趨則實下

敬祝仲容病説

病得於心思治之以心思病得於六氣治之以六氣病得於飲食勞逸治之以飲食勞逸是謂以天倫和天倫以類應平類應罔有不治不以類應則終莫能平治外病則易治内病則難治内病者心思性情是也外病者六氣六味是也凡物有本有末本病而末不病治得其法尚且難愈末病而本不病不治而自愈故曰形病脉

不病生脉病形不病死後世醫工治形而已殊不知雖外來之疾亦當以心性治之必不能已而後用藥六氣莫盛於寒熱不曰静勝熱躁勝寒歟不曰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歟惟聖人為能窮理盡性知本末之先後重輕内外之合而為一静生陰所以勝熱動生陽所以勝寒能如是則奚必以附子乾薑愈寒芒硝大黄治熱哉以此知一切外病茍能以心思自治有益而無損况所病得之於心思者耶内經之首篇則曰恬淡虚無真氣從

之精神内守病安從來四氣調神論曰春則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夏則使志無怒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秋則使志安寧收斂神氣無外其志冬則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豈非平心志以順四時而防未然之疾歟陰陽應象論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豈非疾生於心志復以心志治之乎余觀仲容足下之疾以為寒耶服附子天雄乾薑大熱之劑而不能愈以為熱耶

服芒硝大黃之劑而不能平以為脾腎之衰耶服沈香木香補精益氣之藥而不見效今乃神形不足顔色憔悴枯槁肌肉瘦臧而不甘於飲食是蓋憂恐公務之不能辦不克有終思慮家事生理不能如父兄之在堂外內欲兩全而進退不能果古人之處窮身老尚當益堅益壯今仲容道通而不能堅身強而不能壯病於心志者念慮叢雜身處南方濕熱之地一人之身心勞形勞故得此疾今之為計既得還家和其心平其氣悅其情

狀其志軟熱甘腴之飲食以補精之不足義理浩然之氣溫以不足之形忽然而肘為柳臂為雞而不亂然後以對證無毒之湯藥醪以助其天和則亦庶乎其可矣孔孟六經之言推擴充滿積實生則為聖賢死則為神明可以配天地贊化育可以模範帝王體大用周無施不可至於長生久視修養家之所學在孔孟視之反為土苴請試舉之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視聽言動告諸子之仁孝告曾子之一貫一話一言之垂戒門人無非

內聖外王全天彝絶人欲知天命子思之中庸中和誠實孟子之存心養性持志養氣居仁由義合乎堯舜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大抵此身之主心性而巳心能仁義中正飲食有節男女有别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應物處事中節而和不為耳目口鼻喜怒哀樂愛惡欲所動如止水明鏡氣安得不和身安得不壽世之所謂醫經傾危而後扶病而後藥防慎六氣之外邪皆忘本而治末惟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為切身之學亦不免於枯木

死灰非若吾儒舉大以兼小內外交養體立用行成己成物之集大成也

莊周以解牛喻養生良庖歲更刀割也俗庖月更刀折也與物鬬敵奮爭其力安能不損屠牛坦之刀十九年其刃若新發於硎以無厚之刃投有間之郤因其自然之勢可開之路而施其刃故恢恢然有餘地養生治事亦然不與物競因自然之勢而利欒之我之神完而精力不耗事之勢自利而不忤故曰事至物來泛應曲當

鏡明水清安靜如故故曰無為而天下治篤恭而天下平

地以大氣舉之升降於大氣三萬里之中大氣吸而入故地升上三萬里晝短夜長大氣呼而出故地降下三萬里晝長夜短秋冬吸也萬物收藏春夏呼也萬物生長故人吸則腹高呼則腹下世俗亦謂秋冬陽氣在内春夏陽氣在外在外地上也在内地下也地中也素問亦謂春三月之氣謂之發陳天地之氣絪縕而不猛暴

人之養生者亦當無疾言遽色暴喜暴怒故老子戒人以調息養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多言語叫呼哀筊者用之過勤也志不持則氣隨而耗

物之盛衰各隨其氣稟之先後先盛者先衰後成者後廢五行之生成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異時天地將壞則水始竭涸火寒不燃水火陰陽之長子長女交相涵養而生萬物水火絶則萬物枯而不潤凜而不温生意衰矣生道絶木繼之而死金次之土又次之人之生

死也亦然其生也首有腎其衰也天癸先竭其死也骨最後毀腎水也水氣也氣天一之貞也故養生者有辟穀鍊氣忌形養氣忌氣養神養虛之說良有以也然而水火之相助而成物亦自相克蓋火能涸水水能滅火然陰柔終不勝陽剛故水必先絕有身者旦暮晝夜百慮千思悲憂怨怒熾心火而涸腎水自取衰枯可謂智乎東坡養生之說前後數千言殊無他法要妙處只在降心火火降則水自升坎離既濟内經所謂恬淡虛無

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前賢爲至人之心如玉在淵又謂至人之息以踵者正謂此也在我聖人名教則仁者靜仁者壽可謂又正大親切矣

議

堯舜議

西山大學衍義帝王爲治之序載堯之行事而不載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妻以二女能使二女嬪於虞受堯之命徽五

典而五典克從納百揆而百揆時序賓四門而四門穆穆主大麓而風雨弗迷受堯之禪乃即帝位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命十二牧而庶績咸熙以是觀之舜之為治之序昭昭矣自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與書之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及治國平天下節節有次（案此下永樂大典原缺無别本可以校補姑仍其舊謹附識於此）

喻

營室喻

嘗觀乎富家巨室將營大厦不憂乎羣材之不足而憂夫梁棟之不可得不慮乎衆工之無人而憂梓人之不遇因是而悟為天下也亦然六卿之才難於州郡一相之任艱於六卿然而往古來今大臣之位未嘗虛席何也曰世無公輸子而未嘗露居時無王良而未嘗徒行然而欹傾無法之屋詭御紆轡之車亦無可奈何非為得人也今日朝廷為政鷄未鳴而興晡而未退食可謂勤矣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不少容蔽可謂密矣勤則事

當辦集而恒不集容則當無疎漏而恒久闕其故何哉
舉其所事又皆末世之粗法細故一切文具而已吏部
銓選求仕者駢肩累跡及其臨事不足於才能京師郡
縣河漕上郡倉廩不足於食貨軍無征伐勞苦不免於
竄亡民無橫斂而不安於鄉井胥吏填塞按房文字稽
遲錯繆日不暇給時和歲豐無水旱蝗疫田野市井不
聞歡樂富足之音推原其故皆於誅名而不務實故人
人一例苟且假公勤以濟貪競行督責而示剛直再求

其故豈非營大厦而乏梓人御六轡者非王良歟升平奠枕尚且若是或天災或世變內憂外患不可必無瓦解土崩勢不難致吁位卑言高罪孰大焉姑黙筆之於草藁時閱卷而三嘆焉使後世見之不謂秦無人也

萍喻

理一也得於細而失於大得於近而失於遠明於心目之所能包括而昧於耳目之所不能及萍生於水見者笑之曰何受形結根之薄也水增則隨之而高水落則

隨之而下水止則止水行則行水為物激風蕩則隨之而震亂分散何其不自由也若是奚不見夫大地乎力載華嶽振河海生萬物而不息德可謂厚形可謂大本可謂固矣然而有時而陷有時而震有時而裂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假舉於大氣若海之浮葉是豈能為自然也何以異乎萍水哉人生於世猶是也受命於君父寓性於形氣貴分賤分福我禍我者君父也我豈能為之哉飢則口驅我而求食寒則體驅我而求衣體欲安榮

則驅我而求貴求富求名求利是皆莫由者也氣血既衰固焉而無營無思愚者昧之而曰我能執其權固其位長其生力求其名聖人所謂外物者我能挾手以固有聖人所謂命者我何區區而為之順受噫明於物而不明乎身誠愚也哉